

胭脂山

赵德清

(高邮市文联 江苏 扬州 225600)

高邮古城四四方方，东南西北各有各的活法。唯独中市口有河有山，河曰玉带河，山名胭脂山，是达官贵人、文人雅士、书生小姐经常聚会的好地方。

空中俯瞰，玉带河宛如城中的玉色腰带，从南关口水引水进来，弯弯曲曲，将高邮城划分出南北、连接成东西，郁郁葱葱的树木下欹欹水声，茵蕴水汽散落在各家各户。河水清澈见底，淘米掬衣络绎而来，也有鲜鱼鲜虾蹦蹦出水面。

胭脂山不高，其实就是个土堆。高邮城地势洼，经常闹水灾，堆个土堆来避水。有雅士喜爱桃花，植成桃林，遂成城中一景。粉红紫红淡红嫣红嫩红各种种的桃花瓣落入玉带河，就像胭脂一样流淌。胭脂山，就这样出了名。

但是，也有人认为不是这么回事。胭脂山从来没有种过桃树，都是些杂树野花，各种颜色花瓣雨汇成胭脂水，才叫胭脂山的。

也有人说，你们都错了，胭脂山因为是贾家小姐后花园梳妆台，打翻胭脂而得名的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见到的胭脂山确实是在贾家花园内。1996年府前街二期改造工程时，我是驻地记者，天天跟着拆迁工作组进门入户去动员，进过贾家花园，看过贾家小姐。当然，已是百岁老太太了。阴暗的小房子，就是书多。大户人家。主屋早给别人占了。政策没落实。又要来拆迁。贾老太太很平静地签字画押。我还特地采访了一下贾老太太如何顾全大局，混了点字数，算是完成工作任务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总是梦见胭脂山，看见贾家小姐砸胭脂扔古书。当年，贾老太太跟我讲的那些与拆迁无关的故事越来越清晰地钻出脑海来。

玉带河，可以行小船。贾家小姐出门，最喜欢坐小船，有时逛高邮城，有时下乡去祭祖，或者春游秋游。坐船很方便。四通八达。贾家小姐的小船有特色，像个小画舫，是高邮城的一奇景。只要小船出游，沿途人流猛增，指指点点，有学问的还会讲讲画舫上的每一处装饰雕花的来历和讲究，少年书生更是希望能看一眼贾小姐。胭脂山出美女是有名的。贾家小姐入选过嫔妃。这是高邮人比较值得骄傲和摆谱的一个话题。能娶到贾家小姐，基本上在高邮算是名门望族了。

高邮古城，大姓大族，各有各的地盘。贾家居城中，是高邮风水最好的地块。胭脂山是风水眼。玉带河是风水轴。城北有汪家，城南是杨家，城东数陶家，城西属周家，还有张、赵、李、王、胡……等等，不一而足，此起彼伏，各有荣衰。

贾家世代代从不出仕。但是，一举一动，影响着全城。凭的是底蕴，是价值。贾家姻亲，根深叶茂，枝繁条远，稳稳数百年。只是到了新时期新时代，许多老办法不管用了。譬如独生子女政策，一下子就把大家族缩小瘦身了许多，姻亲关系就简单的很。贾老太太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，崇尚自由恋爱，结果终身未嫁。势孤力薄，贾家花园不保，胭脂山不保，是必然的。

玉带河是城中居民的起居之河。两三里长，四五个码头，六七座小桥，八九棵老槐树。说起老槐树，有一棵比较独特，从河南岸歪歪扭扭伸到河北岸，小孩子们常常从树上过河，玩的不亦乐乎。河南岸爬上树，蹭蹭一跳就到河北岸。河北岸需要够下树梢，用点巧劲跃上树杈，才能滋溜到河南岸。槐树花开也煞是好看，白的粉的香喷喷闹哄哄，落在水面上，流落四方。城中虽然是城里最奢华的地方，但也树木繁多，房屋散落在树荫下，仿佛园林一样。胭脂山居高临下，花香四溢，花瓣乱舞，常常聚集不少男男女女前来观赏。此时，贾家花园必定敞开院门，贾家小姐必定举办诗会，以花会友，以诗会友。

胭脂山的花会与诗会，远近闻名，颇有年代，是古城高邮一大盛事。凡夫俗子们津津乐道于俊男俏女胭脂山相会，流传才子佳人的眷侣神话。也有不少花边新闻。比如，有个屌丝不第的老秀才，也冒充豆蔻少年，妄图觅得贾家小姐青睐，以助科举之力。结果，诗写的好，字写的好，可惜年纪着实大了，害得贾老太爷差点恼羞成怒要了老秀才的狗命。幸亏贾家小姐怜惜求情。

老秀才写道：

积土成山兮，山无棱。

涓溪流河矣，水有情。

迢迢花飞飞，春无归。

默默人依依，秋有意。

贾小姐笺曰：可。

这“可”可急坏了一帮人，连忙将诗书传到现场品鉴的乡绅名士。众人传阅，皆摇头，一致判词：下。起了波澜，贾老太爷不得不见下，以免明珠蒙尘，一看是个老相识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拂袖而去：“拖出去打……了！”

老秀才也不老，二十好几，十四岁就中了秀才，此后多年再寸进，屡试屡败，屡败屡试，赴宁应省试的盘缠一次比一次多，一家一当花得精光，一时被高邮人传说为“伤仲永”现实版本。这次本想在诗会上博得赏银，或者有幸入临东床，今年秋闱就能再考一次，哪想犯了众怒，落得一顿瘟打。

贾家花园坐落于府前街菊花巷，中市口东南角。东南角在高邮风水上讲是上首位。中市口东南角一大块，菊花巷几乎全部都是贾家地盘。花园是围绕胭脂山而建的，也算是中市口最美的地方。闹市之中，有花有树，亭台楼阁，水榭华庭，重檐叠檐，闹中取静，风水宝地。

这个老秀才挨打就算了，贾家仆人中有好事者竟忽然临时起意，逼迫其从狗洞中爬出去。浑身伤痛的老秀才，物不过壮仆，硬是给塞进狗洞，推了出去。

“士可杀不可辱！我赵满江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！”老秀才狼狈不堪地出得狗

洞，放出豪言壮语。

“哦哟、哦哟！”围观的百姓顿时一阵喝彩！

贾老太爷闻讯，一顿责骂悍仆，立马派人扶送老秀才赵满江去城北汪家怀仁堂好生医治。

贾家小姐得知也懊恼不已，手写绢帕传书：韶华易逝春晖去，才俊难得秋实来。一朝一夕莫虚度，千年万载情依依。

落款：沉香。

赵满江怀揣沉香绢帕，再赴省城金陵赶考。哪料科举业已废除矣，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，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关门。

这一年，秀才满江不知所终。

高邮人茶余饭后谈谈，慢慢也就淡忘了这段笑话。

只是打那以后，贾家沉香小姐的婚事，成了全城最为关心的话题。一开始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，而后三三两两，渐渐也就无人问津。人们总是纳闷，为啥沉香小姐如此难嫁呢？难不成真与秀才满江有故事？贾老太爷也是没办法，好在家里小姐多，不在乎一个沉香嫁不嫁，养就养着，还能养得起。花季般的小小姐，就这样成了老姑娘。

贾沉香与我谈的最多的就是“要房子”。一度时期，落实房产政策是全国各地拨乱反正的重头戏。贾沉香住在贾家花园，七八十年就没离开过。从最初住在大房子，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地搬，一直搬到花园边上的小柴房。她说：“这里的房子都是我们贾家的。既然要落实政策，就得全部归还我们贾家。”

可是，七八十年来，贾家起起落落折腾，男丁们都远走他乡了，就她一个弱女子，没人搭理她。就是有好心的机关办事员，同情她跑来跑去的，几乎每周跑一趟机关各部门，也有心无力。

“你不能代表贾家。”

“你不是贾家代表人。”

“你没有你是贾家人的证明材料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总之，贾沉香在“要房子”过程中，演变成要证明自己是“贾家合法代表人”的过程。

这就很麻烦了。麻烦大了。因为，贾沉香在民国初年有份脱离贾家的报纸声明，恰好房管部门的旧档案中存着。档案这东西，有时需要的找不到，不需要的尽冒出来。

那一年，胭脂山发生了一个大事件：军阀混战。

县志里是这样写的。其实，就是两拨小股人马火拼。为了贾家小姐沉香。

沉香确实长得美。也是她这一辈贾家小姐中心气最高的一种美，“非状元郎，非大将军，不嫁！”

高邮四乡八里的媒婆都知道。都在沉香小姐那碰过一鼻子灰。再巧舌如簧，也抵不住这一句噎人。

县老爷，也是县长，县老爷的公子见过沉香一面后，坚决要娶。甚至要强迫贾家嫁。为此，贾沉香在《高邮报》上登了一则声明：小女子沉香与贾家无任何关系，非状元郎，非大将军，不嫁！

这一期《高邮报》特地加印了一千份，广散大江南北。

没多久，胭脂山来了两股国民新军，带队的都像将军模样。一个是县老爷的公子，投笔从戎，在江苏新军混上了个连长，拖上了几条枪。另一个令人没想到，居然是赵满江，安徽新军团长。

两个“大将军”。高邮小民识不得真假。县老爷的公子，认得，虽说纨绔了些，但是应该假不了。赵满江？这就滑稽了。竟然还是团长！不可能。老百姓只觉得，一个年轻，与沉香差不多大，二九十八，应是良配；赵满江老了，三十年华，老牛吃嫩草，皆曰笑话。贾家觉得也是笑话。上次诗会丑闻还没笑够，今天又来打脸，贾家小姐哪有那么好嫁。

一言不合，胭脂山下，两个“大将军”拔枪相向，“呼噜呼”响声不断。

县志上是这么记录的：民国初年，苏皖两军，高邮争端，胭脂山战，无胜无负。是役之后，贾家四散，豪门深院，渐次没落。

没有提及赵满江。没有提及贾沉香。

但是贾沉香告诉我，她是一直在等秀才满江回来娶她的。即使那次混战落败，秀才满江，就是她心上的“状元郎、大将军”！

贾沉香虽然姓贾，大家也知道她是贾家留守在高邮的老姑娘，贾老太爷那年枪受惊去世后，贾家上下大都避祸上海去了，再以后各种人色觑觑蚕食贾家菊花巷，加之后来解放高邮建立新社会，谁也不敢说也说不清这菊花巷的房产是谁的，能给你这个金贵的贾老姑娘栖息之所就不错了。

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霜雪雨、刀光剑影，贾沉香既不奔赴上海，也不嫁人苟且，她就那样倔强地活在贾家花园。再怎么斗争，人们也不好意思斗一个老姑娘，况且沉香小姐才有貌，心也善，无论哪家小孩她都愿意教些识字读书。贾老师的学问一等的，在她手上出去的人才也不少。1980年，刚刚改革开放，就有人大胆地给贾老师落实了教师性质，享受离休工资待遇。

话说回来，贾家与赵家其实还算是远亲呢。秀才满江少年出名时，也算贾家座

上宾。只是一年又一年再也考中，赵氏家道衰弱，两家也就渐渐疏远了。数年中，满江成为高邮笑话之后，贾家与赵家几近断绝往矣。

沉香年幼，秀才满江侍为启蒙伴读，贾家藏书甚丰，边教边学不亦乐乎。

“满江哥哥，人字一撇一捺，太难写了，你怎么写得这么好看啊。”

“休得胡言，勤学苦练，千遍万遍矣。”

“不写、不写，一点不好玩，我给你画胭脂吧！”

小沉香说了就动手，搞得小先生满江一个大花脸，还特地印上一个红嘴唇。

“我不读书了好不好，长大了我就嫁给你，书全让你一人读好不好。”

“疯言疯语，成何体统，快下来啊……”秀才满江少年心性，硬撑着脸，心惊肉跳，有点慌乱，有点愧乎。

就这样三五年后，由于满江屡试不第，贾家也就不再聘为小姐西席。可是，少年满江的心魂却丢失在贾家花园了，每逢花会诗会他都要千方百计混进去，诗书传情，眉目含情。七魂去了其三，怎么可能再夺会元解元。

早先，玉带河南有一方菜地。城中有菜地是现在不可想象的，即便谁家在一丁点地上栽上蔬菜，也要给铲了。这事我亲手干过。每逢创建卫生城检查组要来，各单位都要到包干区坚守阵地，见菜必拔，见鸡要抓……很奇怪的是，这块菜地没人敢问，直到种菜的老头子去世了，才给平整成停车场。什么情况？记者的职业病令我喜欢包打听，特别是家长里短，谁叫俺是跑民生新闻的嘛。混几篇小豆腐块，每月必须完成八千字的基本任务。有新闻、有故事，必须得刨根问底，才能挤上紧张紧张的版面。

“别乱打听了，没有人会告诉你的。”贾老太太与我闲话往事时，蛮有意味地说，“这老头子啊，是个老红军……”

噢。可是，这个老红军怎么回事呀？怎么没有当上大干部，反而在城里伺候弄块菜地？

越是寻求真相，真相越是模糊。

古城高邮没了玉带河，就少了几许灵气。随着一些百岁老人的离去，再多的往事也就只能尘归尘、土归土。2016年11月22日，国务院批复江苏省人民政府，同意高邮申报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。高邮终于成为全国第13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，一时间全城上下喜大普奔。消息传来，玉带河修复工程也无形中加快了许多。可是，没有了的东西，再怎么修复，也找不回那股当年的味道。现在我们的生活，都是太那么的现代化。大理石像是不要钱似的满街贴，贴完墙面，贴地面，贴了再扒，换个更高档的贴。用句哲学的话说，过去的，不可能再回去，只能向前走。更有人说，怀旧，是衰老的表现。可是，一个城市没有了自己的历史记忆，还是自己的城市么？

玉带河南的菜地早已经变成了楼房。巴掌大的块地，也盖了挤挤压压的两幢住宅楼。空间小的，难进难出，但是卖的很快。每次来到菊花巷陈小五面店吃面，我都不由的想起，这里有过一座胭脂山，有过一块菜地。

后来，偶然听说，种菜的老红军，叫赵满江。我一听，不相信，再问，说的人斩钉截铁，就是这名字，高邮为数不多的老红军，活到120多岁，奇迹。想再去找贾老太太核实，可惜她也早已去世，享年110多岁。这两个世纪老人，带着迷团般的故事走了。

我也姓赵。越发好奇。我突然发了疯似的满城寻找赵氏老人、贾氏老人，寻找那一段过往青春年华。

“小青菜啦，新鲜的小青菜，带着泥的小青菜啦……”赵老头有事没事一天就挖十几棵小青菜，在菊花巷口叫唤。

“多少钱一斤？”

“10块。”

“这么贵？”

“嫌贵，我还不卖呢！”

“你这老头子，想钱想疯啦。”

“呵呵。不卖。”

其实，菊花巷街坊邻居都不会来问赵老头买的，大家都知道赵老头不是真的在卖什么小青菜。

赵老头有点痴，但身子骨硬朗，说话中气十足，不过还算比较客气。但是有不晓得情况的城管队员，新来的，上前要踢篮子，就会踢到铁板上。

“老家伙，一边去，这里不准摆摊子！”上来一个楞头青，刚刚穿上城管制服，威风八面，正好拿起赵老头开涮。

走在后边的队长一听慌了，连忙上来打招呼：“哎呀！不好意思，赵老同志，刚来的小年轻，昨天忙的忘了关照他，不晓得、不晓得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计较，别生气……”

“哼！年轻同志，更要加强教育，不要以为穿上一身制服就天下第一了。”

“是、是、是，您老说的是。”

立马，队长吩咐，回去写检查，写深刻的检查，交给赵老爷子。赵老爷子不满意，这地块的城管别想安生。

“队长，这老头谁啊，这么霸道！”

“哎哟喂，我的小祖宗啊，别让人听到，你的饭碗不想要，我还指着这养家糊口呢。你快写吧。抄一份入党誓词，写点感想，就差不多了。”队长连忙挡了下午年轻的乌鸦嘴，“老红军！书记市长也要让他三分。要不是你是我外甥，才不会告诉你呢，给他赶走的队员不下十个数了。”

“有这么厉害么？怎么看就一老头，土的掉渣。”

“别多问。知道了，就闷烂在肚子里。这个老家伙，也真是个麻烦。大家伙都指望着他早点西天呢，那块菜地就好开发了。这块城管也更好管些。唉，说多了，走吧。”

太阳爬上了屋顶。贾家花园小柴房。出来个老太太的。也不显得特别老。大家熟悉。沉香小姐。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出来，到陈小五面店吃碗阳春面。

赵老头也收了篮子，跟着进店吃面。

“今天又威风过啦……”喃喃细语，不紧不慢。

赵老头顿时一阵脸红，“没、没、没，说的玩。”

“这小青菜，还真新鲜，打过霜了呀，好吃。”

“嗯。好吃。”

“中午过来吃饭？”

“今天有事，几个老战友说耍来，聚一次少一次了。”

“嗯。少喝点。一把年纪了，别再逞能。”

这时，菊花巷还没有拆迁，仍然是一付老街老巷的样子，冒着热气的早晨。

“说你多少次了，上岁数了，别起那么早。睡睡养精神。”

“呵呵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也不早。醒来打会儿拳，掰弄弄菜地，正好给你带些刚长成的小青菜，落了霜，好吃。”

“怎么说你呢，咋就爱上种菜啦。书也不读了，兵也不当了，做个菜农，有意思么。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每次大家听到俩老聊到这，不约而同地竖起耳朵，就指着听听下文，结果，呵呵，没了。

这个赵满江，赵老头，闷呢。

“你要问赵老头、贾老太的事儿啊？”我终于找着一位百岁老人，姓汪，“这事，还真得听我说，我知道那一丁点儿内幕，呵呵。”

汪老爷子早先在城北汪家怀仁堂呆过。

“我亲眼看过两次这个赵满江。”汪老爷子说。

一次是给贾家打的遍体鳞伤，送来医治，息养在药堂一个多月呢。

一次是给县太爷公子枪子儿打中了好几下，断了腿，差点没了命，简单处理后，连夜走了。

这两次后再也没见过赵满江。

“都是红颜祸水啊，好好的一个秀才，成了武将，九死一生，不伦不类的。听说，后来上过红军队伍，当过八路，解放前就回来种菜了。”

“哦。那，赵满江与贾沉香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不好说。人家的事，不能乱嚼舌头。俩人都没有成家吧，单着过，没想到也都走了，这么快啊。”

“哦。”我再怎么问，汪老爷子就是不多说半句了。

时间回到民国初年，细细打量那场高邮军阀混战之夜。

县令真老爷在高邮有些年头了，可是怎么就吃不开高邮的几个大户人家。没人搭理他这个捐官。真姓在高邮不算大姓，当个末代县令也憋屈。狗头师爷出了个好主意：贾家还有个老姑娘待字闺中，不若这般这般、如此如此。

花花公子真少爷，正是春光灿烂的好时候，仗着衙内身份，横行大街小巷，也就欺负欺负渔船小丫头、农家小妹妹、摆摊小娘子，再名贵一点的大家闺秀却碰不到边。听说老爷要给他到贾家提亲，喜出望外，猴急猴急。

“犬子不才，年方十八，正合沉香，可否良缘？”

“这个、这个，要问小女，公子可有诗书一作以观。”

真少爷提笔如山，歪诗一首：

沉香千里远，乡野闻得见；今天来相会，真是好滋味。

贾老太爷一看，哭笑不得。

沉香小姐更是嗤之以鼻：不见。

非状元郎，非大将军，不嫁！

碰了一鼻子灰，真老爷不高兴，尴尬不已。

真少爷嚷嚷起来：“姓贾的，别给脸不是脸，本少爷要定了这臭丫头。”

闹腾起来真是不好看，伤了和气。

真老爷灰溜溜地拖着大少爷走了。

很快，革命了。

革命成功了，真老爷摇身一变真县长。

腰板硬气的真县长，第一枪就打响贾家。

开路先锋真少爷，穿上军装的真连长、真大爷，带着一队人马，上门革命顺带抢亲。

贾家花园紧闭四门。革命是什么东西？闹心。大姓大族们不掺和，任由世道乱去。

“咚咚……咚咚……”

“革命啦……剪辫子啦……”

大街小巷处处在剪辫子。好不容易习惯了长辫子，现在要剪掉，好像与当年留发一样，会掉头似的，人人都在躲。剪辫子也有指标的，哪个地方上交辫子多，革命越成功。革命好几天了，街头巷尾能剪的都剪了，乡下也在剪，真县长恨不得到庙里，那里也有辫子可以收上来充抵指标。大户人家剪不剪，真县长拿不定主意。实在是上交的辫子没有宝应、兴化多，牙一咬，真县长豁出去了，一式革命到底，一家不留，立马城中从贾家开始。

贾家就是不开门。插了半天通天响，从院墙扔出十来根辫子，里面喊道：“你们都剪了，也革命了。你们去别家吧！”

那哪行！没得进门，怎么知道有没有全剪了。再说，真少爷还得抢亲呢。

“轰门！”

半天找来一根老树段，几人抱着撞门。

这院门还真结实。楞是撞不开。

“开枪！”
“再不开门，我们可开枪啦！”
顿时一阵哗啦啦，其实枪里也没几发子弹，就连连手枪子弹多一点。二话不说，真连长接连朝天打上三枪，像放鞭炮一样好玩。还别说，有用！门慢慢开了下来。

贾老太爷站在门内，理了理西瓜皮帽，两手长揖拱一拱。
刚刚准备说道说道，真连长上前就是一枪，枪法真准，打飞了西瓜皮帽，露出一段长辫子。顿时，上去两个大兵，大剪刀咔嚓一下，革命成功！
贾老太爷斯文扫地，一下子晕了过去，院内乱作一团。
真连长好不得意，细手一挥：“胭脂山！”
胭脂山是小姐们的后花园，沉香阁里有沉香。
革命大兵走一路捞一路，辫子剪不到，金银首饰多的很，看上去值钱的字画也抱了一大捆。这个，大家都在行。
革命，就是抄家！
抄家越彻底，革命越成功。
真县长战前动员时说的。
真连长更是信誓旦旦：“不成功便成仁！我要为革命献身！”
大家都觉得害怕。可是革命多了，又觉得革命好玩。砸开贾家大门，革命真是好东西，人人敞开手脚献身。
“快走！”
“要走，一起走！”
真连长、真大爷刚到沉香阁，就听到一阵声音，急了！
怎么能放走反革命？！我来了！
沉香阁外还站着三两个大汉，大声喝道：“哪部分的？！”
“你大爷的！”真连长随手就是胡乱一枪。
瞬间枪声大作。
真连长人多枪多，子弹少也厉害。
沉香阁跳出一影子，真连长真急了，连打几枪。那影子抖了几下，不见了。三两个大汉且战且退，在胭脂山捉迷藏。
沉香阁沉香在。
真连长破门而入，正欲上前扑倒沉香，忽然自己先倒下了。
一颗子弹正中后脑勺。
真连长没了。
一帮大兵吓坏了，顿作鸟兽散，枪枝扔了一地。原来革命也是要死人的，死的还是县太爷的公子，出大事了！大兵们个个掖满腰包，四散而逃。
这么一个混乱之夜。
贾沉香私会赵满江，没想到遇上这档事。
本来，赵团长准备第二天正式拜会贾老太爷，带走沉香小姐的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赶不上意外。
赵满江也身负重伤，汪家怀仁堂简单救治后连夜回到安徽。
谁也不知道胭脂山沉香阁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知道真少爷革命不成功真成仁，与贾老太爷同归于尽。
及至安徽督军发来照会，才知道是革命同志误会火拼，得以免除贾家责难，授予真少爷革命烈士光荣称号，真县长官升三级南京参议，高邮县长仍由乡绅们举荐，这场闹剧算是告一段落。
革命过去了。
日子还是一样要过下去。
贾沉香守着胭脂山沉香阁，等着满江回来。
这一等，等到1949年1月19日。
高邮全境解放，赵满江回来了。
悄声消息地回来了。
神秘地回来了。
“我要回高邮。”在淮海战役再次身负重伤的赵满江，只跟组织上提了唯一的要求：回高邮。什么也不要，回高邮。
我的家乡在高邮。我不是安徽人。我是高邮人。
组织准备安排一个女战士随行，组成革命家庭。赵满江同志坚辞不必如此，为这事再次违反组织决定。
“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就回高邮，做个老百姓。”
新中国就要成立了，有人已经在琢磨级别待遇，而他却要趁伤脱下军装回家。
“打了一辈子仗，我都忘了家是什么样子，我是什么样子。就让我回去休息休息吧。”
“那你也得娶个老婆成个家，风风光光地回去吧。”
“不要了。这么多年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再说……”赵老头子说一半不说了，“到地方上什么也别提。就一老兵回家。”
就这样，高邮县军管会接到一个神秘的工作任务，做好一个老兵的安置工作。
这个老兵还真不好安置。不要当干部。不要进工厂。就要在玉带河边上种菜。还指名要在贾家花园胭脂山下。可是，贾家花园早给人住满了。再三协商，就将安排在玉带河南岸秦家大院，两间小屋一块空地。
赵老头子说，长征路上学会了种菜挖菜，走到哪都要弄块地种种各式蔬菜。
就凭这句话，吓住了安置工作人员。老红军啊！
其实，赵家在高邮，还真是种菜的出身。
“我们老赵家，确实是种菜的。”爷爷告诉我说，“你说的那个赵满江，可能是一个家谱赵，早先听老人讲过赵家出过读书人，说的可能是他，只是那一支姓赵

的散了。”
修家谱入族谱，是刚刚兴起的事，好多姓氏嫡系旁系支脉只能凭老人们记忆口述，也不大准确。有，总比没有好。有了家谱族谱，一家一姓才找到根，找到共同的祖先。可惜，我不懂，也没研究过，辈份小更没人理。
“我们赵家种菜从来卖，定时定量送，就送几家大户。”爷爷颇有神气地说，“就是解放了，入社建队，我们也是悄悄送，送一家是一家，有的还白送。大户人家不容易，过去没亏待过咱，咱也不能落井下石，那一点恩情那一点念想，你们小孩子不懂。”
在报社工作后，我回家的次数不多，一回去就得听爷爷唠叨往事。一次我说起胭脂山的故事，爷爷居然也能说上一两段，也不知道真假。
“我们家给贾家送菜不收钱，折算稻子。有一年灾荒，稻子少，人家饿得，老家没有，还用贾家的稻子换了十几亩好地，盖上好多大房子。可惜一解放，地全没了，还给拆分成几家到各地去。五六年办养蚕场，我们这一支才从城里搬到南郊来。”
这么多年还真不知道我们家祖上的故事。胭脂山的故事也是偶然间听闻，如果不是自己曾经采访过贾沉香老太太，真的怀疑高邮城是否有过如此多的往事。
“你回来做甚？”
赵老头子赵满江终于敲开贾沉香居住的柴房小屋。
贾家花园胭脂山已经成为劳动人民居住起息的乐园。
当然，大一点的好房子是一些大干部家的住着。
贾家早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只有一个老姑娘。要不是给左右邻居小孩识字读书有点用，贾沉香早就被革命了。算是接受革命改造成功，安排到小学堂里教教书，混口饭吃。深居简出的贾老师，没有人轻易去打扰她，照了面人们还都比较尊重地称呼着：“小姐早！小姐好！”即便最混乱的文革期间，批斗得厉害，也没人好意思去骚扰她。
沉香从年轻的岁月，沉淀着，从容着……
看到赵满江花白了的头发，苍老了的脸庞，沉香伸出手去触摸，指尖落下几滴清泪。
“你回来了。”
“回来了。不走了。”赵老头子闷声说。
“你回来做甚？”沉香还是忍不住潸然不止。
“娶你！”赵老头子重重地说。
“都老了。”
“嫁给我吧！”赵老头子重重地说。
俩老手携着手，走上街，去军管会。
一路上，人们呆得了。
在军管会等了好半天，负责人打了好多电话，最终无奈地说：“赵满江同志，上级指示，你的结婚请求，不同意。”
赵老头子蹭地一下站起来了，说：“你请示的谁？谁不同意！”
贾沉香一声不吭地要往回走。
赵满江想拉住，伸伸手没拉着，连声说：“别急。你先回去，我再说说。”
军管会负责人看看左右没什么人了，连忙给赵满江让座，立正敬礼：“报告首长同志，您的事我的上级也作不了主，上级的上级的上级马上派人到高邮调查。”
还瞧不出来，这老头子保密级别蛮高的。
跟小同志说不上来什么了，赵满江悻悻而归。这结婚多大的屁事，还要请示批准，还要来调查。见惯了风风雨雨，赵满江有点落寞索然。
“组织上还要来调查。你别担心。”隔着木门，满江满脸愧疚，劝慰着沉香。
“我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没事就好。”沉香轻声说。
沉默了半天。
“那……那我先回了。”满江喃喃着，一步一回头的。
第二天，赵满江没有来敲门。
第三天，也没有来。
第四天、第五天……
贾沉香没有等到赵满江来敲门，军管会的来了。
“贾沉香老师，经组织决定，赵满江同志不能与你结婚。希望你配合组织上的调查。”
“嗯。”
之后每天，贾沉香都要到军管会报个到。
秦家大院的屋子锁着，菜地已经荒芜。
赵满江又不知道到哪去了……
贾老师每天除了去军管会报个到，也不再怎么出门，一人在家读书写字画画。
“沉香啊，你家这么多好书，不读可惜了。”
“沉香啊，你的字完全可以写的更好，多临帖好些。”
“沉香啊，你画画也有天赋，画下去。”
……………
那些年那些声音，一帧帧地回现在贾老师的脑海里。
年轻真好！
活着更好！
“你快走！”那一夜，贾家花园枪声乍起，沉香小姐连忙催促满江哥哥赶紧躲避。在这个动乱不堪的大时代，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、活多久。
秀才满江虽说在安徽督军那混了个团长，也不算什么正规任命，这年头当兵的乱七八糟一大堆，各地也互不搭边，各玩各的革命，独立之声此起彼伏。
赵满江意外得到一份《高邮州报》，小姐贾沉香声明与贾家没有任何关系！不

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满江跟督军要了个团长称谓，星夜兼程赶赴高邮，准备了却当年的约定。

“相信我，我一定回来，风风光光地迎娶你，我的小丫头！”

“相信！满江哥，你就是状元郎，你就是大将军！”

紧闭不出的贾家花园，挡不住赵满江，几下翻跃，文弱书生已经身手敏捷地摸到胭脂山沉香阁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啦？！”

“回来了。”

“回来就好。”沉香一把抱紧满江，久久无言，“我不要什么状元郎，我不要什么大将军，我只要你，满江哥。”

“好！”赵满江一颗悬着的心踏实了，“明天我就找老翁提亲，我现在也是个团长呢。”

“什么人？！”这俩人正在诉说衷肠，外面突然响起枪声。

顿时，贾家花园乱作一锅粥。赵满江带来的卫兵也与人交上了火，这边沉香阁也闯来了真连长真少爷。

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。这一夜怎么那么短暂。而岁月却是那么漫长。

“你又去了哪里？”每天贾老师都在念叨着，“你还好么？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？”

“我第二天不亮就给部队来人带走了，神秘兮兮的，都不给时间让我跟你说下。”又是好多年后，赵满江同志终于再次回到高邮，这回是真的不走了，他敲开贾老师的小柴门说。

“回来就好。”贾老师望着更老的满江哥哥，“回来就好。”

“是啊，回来就好。”经受各种考验的赵满江同志，放弃了许许多多，就是要回到高邮，“现在没事了，再也没有什么批斗与革命，可以安安心生的过日子，我要天天看着你陪着你。”

“没事就好。”贾老师已经没有力气要求太多，再次看到赵老头子，平静的很。

就这样，玉带河边，菊花巷，胭脂山，住着两个奇怪的老人。一个在河南秦家大院种菜，不卖，只送。一个在贾家花园小柴房读书，写字，画画。俩人天天见上一次面，一聊就是老半天，偶尔一起散步在老街老巷。

认识这俩老人的人已经不多。认识的，也都老了，身体还不如他们俩老见熬，也大都不打招呼，让他们俩慢慢聊，就是听听他们聊什么陈年烂芝麻，有时也听不明白他们俩说了什么，冲他们俩微微笑笑，算是赞同或者认可，抑或者什么也不是。

不认识的，中年人也好，小娃娃也好，却很热情地喊早喊好，彬彬有礼，敬重有加。大家只知道，一个是老红军，一个是老老师，值得尊敬。

我天天磨在汪老爷子家，想听听胭脂山的故事。一开始直接问，汪老爷子爱理不理。闲着没事，我就天天来帮汪老爷子遛鸟。汪老爷子喜欢与鸟儿聊天。在胭脂山西边的西后街，玉带河拐弯抹角处，一排排棚户区的一角上，汪老爷子住着一间半，还有半间住的全是各式各样的小鸟。我数了数，没有上百，也有七八十。奇巧八怪的，五颜六色的，七嘴八舌的，闹腾的欢。一般老人都会嫌吵着，汪老爷子却不。他不卖鸟，只送，谁要是真喜欢，懂鸟，爱鸟，你看中了，就拿走。拿走的，没两天就又送回来。小鸟只会在汪老爷子这欢腾，一离开就不言不语，蔫了似的，没了精气神。后来，人们但凡养不好的小鸟也都送过来，没两天就能活蹦乱跳的。

“呵呵，你们老赵家就是一种菜的。”汪老爷子说，“会种菜。就像我会遛鸟一样。”

我还真不会种菜。

回家休息时，我爷爷常常拖我下地种菜。耐着性子，开沟，松土，底肥，晾晒。有时拌大蒜，一瓣一瓣排整齐了，一行一行点豆子似的。也有时搭四季豆架子，像做手工一样精致的架子，一藤一藤地架上去，美极了。

“每样菜每样种法，什么时节吃什么菜。”爷爷常常对我说，“想吃到好菜，就得自己种。”

爷爷一辈子都喜欢种菜。虽然搬到南郊改行养蚕子，也在家门口辟出块空地种菜。只吃，不卖。多了，送人。谁家没菜，直接过来掐。

“贾家啊……”汪老爷子叹了口气说，“还真是真正的大户人家，高邮城不多的几家。”

“咱老汪家也是。”汪老爷子还是喜欢啰嗦自家的事情，可惜没什么人听。

一家只理一家事。莫管他家是与非。古城高邮的几户大姓人家还真是不怎么来往紧密。很少相互见面。有事，门房或者管家跑一趟。“你们送菜的老赵家，其实家家熟，要问问你爷爷辈去。”汪老爷子说出了这个秘密。

我问爷爷。我其实很怕爷爷。读书读不好，菜也不会种，养蚕更别谈了。用爷爷的话说，什么名堂都没得。有次差点挨顿扁担，我踩坏了土下的苗苗。没出苗，谁知道啊，正好有空地，瞎练几套拳把式，做做武侠梦。不敌爷爷一扁担。

“人家事不好说。”爷爷安静的时候常说往事，就是不上我的路子，东拉西扯的不着调，“这是规矩。走大户人家的规矩。”

没办法，我只好乖乖地学种菜，边种边听故事。

“干好自己的活，是做人的本分。没穷事，别瞎说八道，这边的枝条要剪了。”爷爷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火山就要爆发，“读书读到哪去了啊！会认两个字不得了呢，做人不能忘本……”

家里的菜地并不大。却给爷爷整得像花园。红的绿的紫的，高的矮的地里的，还真是丰富多彩。别人家也学种菜，就是学不好，长得杂草丛生。种菜，细活儿。得有耐心。得有水平。像爷爷一样种菜的，不多了。譬如，有人家用塑料大棚，爷爷坚决不用。打农药更别提。这么多学问，没有人学，爷爷只有捞住我，强教强

学。唉！

干完活，爷爷才歇个脚，抽袋水烟。有次让我来点火，我差点烧没了爷爷的胡子，呵呵。我偷偷玩过水烟，呛了一地，难受死了。

“满江，算起来，是你大爷爷，我们一个祖父。”爷爷终于说到了秀才满江，“唉，读书有什么好！那时老赵家指望他光宗耀祖，也能成个书香门第。结果，到老一场空。喜欢什么个贾小姐，可能么？小家小户的，经不起折腾啊。”

“就算他是老红军，也没帮过老赵家！”爷爷忿忿地说，“你大学分配，找他也还没帮上忙。好多年不来往了，谁知道他是怎么个心思，一点人情不讲。”

原来还有这弯弯绕啊。

确实是个奇怪的赵老头子。

“小伙子，你真要打听赵满江与贾沉香啊，今儿没事，和你嗑嗑。”汪老爷子还算心软，禁不住我软磨硬泡，“这个满江老头子，倔的很，只在沉香老太一人面前乖巧。”

说来话长。这故事得从满江的爷爷赵三说起。赵三和贾老太爷贾生云是发小、玩伴。一个种菜的小子，一个大家的少爷，年少时倒也兴趣相投，而后渐行渐远。一个安生种菜，一个矢志读书。赵三不识字，但喜欢看写字。每天天不亮，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各式时令蔬菜，送到贾家伙房，顺路路过贾家书房，看生云少爷读书写字。时间久了，赵三觉得赵家应该出个读书人，把儿子带过来给生云少爷过目，不行，开不了窍。儿子不行，看孙子。生云少爷当家做老爷了，觉得亦无可，便把满江留在身边，做个小书僮，偶尔教一教。没成想，时间慢慢地，满江还真有了灵气，一教就会，还懂得藏拙。

贾家有个奇怪的事情，男丁喜欢读书的不多，不学无术的多；女子却能多才多艺，才貌双全。贾生云是个不怎么合流的读书人，他当家做老爷，凭的是举人身份，而非嫡长出身。贾生云的爷爷早早预见贾家式落其微，外强中干的紧，也是希望生云持家能有所生机。生云老爷上任，就强令所有贾家男儿读书应试，否则月例减半，更不得在外赊账。这一下子要了大家的命根。一开始还有些贴己，爸妈也宠惯着，可是时间久了，还真吃不消，花销亏空大了，只得回来装也得装着读书。这一年赵满江十六，正赶上贾家大肆支持应试，小沉香闹着爷爷生云老爷也给满江哥哥报个名。这下好了，二十多人报名，只有赵满江一人中了秀才，其他诸人惨不忍睹，众人不反省自身，却编排起各式流言蜚语。

“老爷有了私心！一个书僮也能考上，肯定有内幕。”

“我们是牺牲品，哪回应试不下打点，谁见过谁认真写过卷，也不都是考上了啊！”

“女生外向啊！”

大家都没把应试当回事。可是这下子贾家男儿全军覆没，实在丢人的紧，接到众人举报，县衙责令赵满江再现场考一考副卷。现考再阅。找来一帮老学究，共同阅卷。当然也同样都评了上上。一时间，全城知晓，理直气壮的举报者们被当场责打十数大棒，贾家男儿自此恨死了秀才满江。

生云老爷高兴就行。我的书僮都能考上，尔等何必如此聒噪。贾老爷的地位牢不可摧，赵满江也因秀才之身正式入驻胭脂山学堂，代老爷授课。

可惜的是，赵满江之后再考不出什么好成绩了！原因却是很简单，许多年后一个中了举人的贾家公子哥酒后所说，也不知是不是真假：“得罪了贾家没好果子吃，老爷也不能犯众怒。”好事者再劝一杯酒，问道：“啥情况？”“他贾生云的举人也是买来的，凭啥要我们考！那个小人儿，有才也没有用，怎么可能给他考上。”“一个种菜的，想做贾家女婿，做梦，胭脂山下的一只癞蛤蟆也不如！”

期望满满的贾老爷，最终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能跟赵三打招呼说：“还是让满江回去种菜吧。”

没了贾家的支持，赵三不信就没办法。赵三找了好几个大先生阅看赵满江的贴作，都说好字好文章，可以再去试试，江苏不行，也可到安徽。于是，赵三使了些许银两，让赵满江以安徽学子身份去应试，可哪曾想到，钱花没了，科举也没了。

见了世面的少年满江，意气风发，佳作频频，逗留石头城之际才名远播，也给革命党裹挟不见了踪影。

汪老爷子乐呵呵地茗了口菊花茶，嘘溜一声逗逗鸟，看我还在认真地记着，不禁说：“小赵记者啊，我可都是瞎扯的哟，那些老故事啊，早已经说不清了。”

“不过，别的不说是真是假，赵满江是个老红军，这是真的。七八年左右吧，赵满江还真的又回来了，住在秦家大院，没事种种菜，天天陪沉香散散步，俩个老头老奶，呵呵，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。”

“左右邻居上岁数的，赵满江都请了一下，两三桌，还有老赵家的几个亲戚。你回去再问你爷爷去。”

这一说，又给绕回去了，得，还得找自家爷爷问问。

回家去种菜。

听爷爷唠叨。

北风渐劲，爷爷正在忙着韭菜入冬。割去最后一茬，覆上和着肥的黄泥土，严实了，算是盖上一层棉被。开春，一星一点的绿意就钻出来，嫩得不得了。不过一般头茬韭菜不怎么吃，越割越嫩，越吃越香。

“是有那么回事，回来请了大家一下，说是落叶归根了。”爷爷边覆土边说，

“还关照本家亲戚们不要找他办什么事，谁找他啊！这么多年，大家都快忘了有这么一个姓赵的。”

“不过，也真是不容易，出生入死，九死一生，也没捞到一官半职，想娶个婆娘都难，想那么多空心思干什么，不如老老实实种菜。”伺弄完韭菜，爷爷扒出十几棵小青菜给我带到城里去吃，天冷放得住，经过霜也好吃，水一开就烂，冬天的青菜汤喝得满口香透心甜。

高邮人一到冬天，大多喜欢青菜豆腐汤，本地的小青菜，老式的盐乳豆腐，老

年人更是喜欢“青菜豆腐保平安”。

这个冬天爷爷没有挺过去。习惯起得早，洗脸池边摔了一跤，立马脑溢血。我闻讯赶回家，跪在爷爷床边，爷爷拉住我的手，想说却说不出什么。爸爸在爷爷耳朵边大声说：“你孙子回来了！”爷爷缓缓努力地张张嘴，点点头，就不再言语。下午四点，爷爷猛然一挣，去了。享年97岁。劳动了一辈子的典型农民，种菜的，九十多了还在种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都觉得有愧，汗颜，湿眼……

自从爷爷走了之后，我最喜欢听老年人唠叨。没事，就随便坐在一老人跟前，等他说，随他说。拉拉家常也好，讲老故事也行。

玉带河一转动变化很大。河北这一带，已经新建成商业住宅小区，沿街沿巷处处门面，幢幢五六层楼，胭脂山早没了，留下的是“菊花巷”的名字。贾沉香想要落实的老房子政策，由于一大片的老房子都没了，也就谈不上落不落实政策。当然，贾沉香也不在了，贾家也没人愿意折腾这事。河南这一片，除了秦家大院空地太大，给拆了建成小区，其他的老房子家家挨得紧紧的，拆迁不上算，投资划不来，还保留着旧貌。

玉带河，更是面目全非。由于河北的工程建设，许多建筑垃圾就近堆埋在河边，入住的居民进出方便，最后干脆向河要路，变废为宝，就地铺成行车道，修建水泥驳岸，装上路灯，栽上小树。河南岸由于没有开发，垃圾和尘土渐次侵蚀河床，不少河段已经成了一条露天阴沟。北岸有门面出租经商，南岸也不落后，也纷纷破墙开店，只是生意不怎么红火。等到玉带河改造，岸边的人家总算小赚一笔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我在这一片转悠，还是有收获的。一天，巧了，在一巷口，一老头拦住我，认识，姓张，八十多了。“小赵，快快来，帮我穿下鞋，我妈要缝被子。”“好咧。”我一听可乐了，老头的妈要缝被。上百岁数的寿星啊，还能缝缝补补。

张老太太慢悠悠地说：“哎，要说胭脂山啊，我可熟悉了。早年头我小的时候，就在贾家做丫环，小姐沉香人可好啦。”

十岁那年，张小丫在玉带河边上街草自卖。沉香小姐出行，在船上招招手，领了回去。“多亏了小姐看了我一眼，不然还不知道话多久呢。”张老太太沉吟着。

进了贾家花园，就像进了天堂。有的吃，有的穿，有的睡，再苦再累，张小丫都不吱声，她就听小姐的话。小姐也就年长四五岁，拾掇拾掇旧衣物，全给了张小丫。一穿上这些衣物，连贾老太爷都以为是个小沉香，愈发惹人怜爱，张小丫就这样成了贾沉香的贴身丫环。

胭脂山原来也叫燕子山。每到春天，许多燕子就飞回来了，在山上树上、屋檐下，随处可见燕子窝。贾家人世代不赶燕子，对刚出生的小燕子更是呵护有加。山上还专门有个“燕集亭”，诗会花会常常在这里举办，编有多本《燕集赋》。这是贾家的传统。不知道是哪个年代传下来的规矩。据说，是明朝的贾妃，小名燕子，赐书“燕集亭”的。意思是说，贾家女儿四嫁远方，每回来一只燕子就代表一个姐妹。

沉香小姐最喜欢桃花。或者说，最喜欢各式红的花。贾家花园，姹紫嫣红，宛如仙境。沉香从小就爱用花瓣洗浴洒尘，碾作胭脂花粉，都是些极其雅致的生活习惯。有人说沉香小姐是南京贾家送回来的，也有人说是北京宫里带回来的，总之不是高邮贾家土生土长的，来历有点神秘。也难怪，沉香小姐在高邮贾家地位超然，金贵得很，用起胭脂来如流水，还请专门的先生教习琴棋书画。满江秀才给赶出贾家时，沉香小姐真的砸了许多胭脂花粉，撕了许多古书典籍，闹腾了好会儿。

“小姐的一个绢帕传书，就是我送的。”张老太太半天终于说出了一个大秘密，“那上面写着：韶华易逝春晖去，才俊难得秋实来。一朝一夕莫虚度，千年万载情依在。真是好文才啊。人好，字好，情深意重啊。”

“那后来呢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后来，我给放出贾家嫁人了。”张老太太有点惆怅地说，“后来不断地闹革命，也没敢去找小姐。唉，乱世哪有情人，活下来就不错了。”

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人们普遍的良好心愿，也是主持结婚典礼最常用的台词。事实上却很难，活下来就不容易了，情感需求总得让位于生存需求，即便是和平年代，吃饭总是第一位的。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段子：一个亿万富翁悬赏千万，寻找初恋的感觉。许多人想尽一切办法，结果，众多美女如云的创意方案，不抵一个老嫖的一碗普通姜茶。

张大爷在一旁听不下去了，拉我出去，说：“小赵啊，你别跟一老太太瞎扯，过去的事别提了，多大岁数了啊，不能伤神。”

“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好奇。”我连忙打招呼，“听老年人说点什么，多少记录一点这个城市的记忆。没其他意思。”

打那天以后，我总是想有事无事，去张大爷家坐坐。可惜，张老太太再也不愿谈起陈年旧事。每次看到她，总是坐在太阳底下，微眯着眼，想说也不说，等到太阳光线变成了影子，也没再搭理我。可是我分明感到她有故事要讲，却不知怎的，不说了。时间久了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搅老人家静养天年。

张大爷说：“对不住啦，小赵。我妈不想说了。早些年，文化大革命时，我妈差点给逼死，来人就是想要她说小姐和先生的事，她硬是一句没说。过去就过去吧，算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再想想，问问其他人。

对了，拆迁办的老同志，杨主任，当年我们一起采访过，他对拆迁户一门清，一定知道更多的胭脂山故事。

杨主任早已退休，随孩子移居苏州。辗转反侧，我终于联系上了他。

“赵记者啊，多年没联系了，现在还好吧？”老杨同志还是那么十分热情的样子，他的特点就是满脸笑，亲和力强。

“还好、还好，小记者一枚，老样子，报社关了又开，咱还是原地踏步。”我也没拿他当外人，拆迁户也没当他是外人，有话都跟他说，“最近玉带河改造了，什么时候有空回家看看。”

“是嘛！好多年了。当年拆迁改造时，我就说过不要把河占了，没人听啊。”老杨同志感慨万分，“那地方老黄历多的是，可惜了。”

说起胭脂山，说起贾沉香，说起赵满江，老杨同志还真知道点关目三，没枉费我辛苦找着他。

这事得从落实政策要房子说起。

赵满江回不来，其实贾沉香已经波澜不惊。她最烦恼的还是房子。贾家一大片的房子住满了人家，她只能将就着住在小柴房里。这也没什么。无所谓。可是，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一阵风，不少大户人家的房子要回了些，远在上海的贾家人回来也说应该要的，这事就交给沉香了。一开始，贾沉香也没上心，简单地打了个报告到房产处，排队，等领导指示。结果，房产处回话说：“贾沉香老师，您虽然姓贾，也住在贾家小柴房，但是您能不能代表高邮贾家，还真是个问题。”说着，工作人员还非常负责任地拿出一份旧报纸，贾沉香声明与贾家脱离关系的《高邮州报》。

这是一个比较搞笑的怪圈逻辑：新时代用旧报纸，落实新政策，归还老房子。贾沉香必须证明自己是高邮贾家合法代表人，或者说是法定继承人。这就有点难了。菊花巷的老街坊邻居早已换了好几茬，谁也不敢轻易能证明高邮贾家是个什么情况。当年谁也没少折腾贾家花园。再说，住着贾家花园，那享受，那滋味，还真有一种翻身解放当主人的感觉。谁也没想着让房子，更不可能还房子。落实政策，那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落实的。赵满江也插不了手。这是地方上的大事。老红军也不管用。没让您搬出秦家大院就不错了，没铲除您的几份菜地就不错了。日子将就着过吧。贾老师每周跑一趟各有关部门。每过几年，部门又变了，人也变了，热心的工作人员还能再来重新梳理，一般理理就没声音了。

1996年府前街二期改造工程全面铺开。菊花巷胭脂山没了。老房子都没了，更谈不上落实归还政策。

“贾老师，您好！您是人民教师，是国家工作人员，要为国家作贡献，为人民作贡献，不能总想着什么贾家。”拆迁办杨主任知道贾家情况，轻车熟路，晓之以情、动之以理、明之以法，“这房子的事，国家没有准确说法，我们只能按照现状处理。您现在住的房子面积小，还不够一户安置房的面积，我们可以申请给予适当照顾，同时考虑到历史因素，不会让您出一分钱，保证让您住上好的大的房子。”

“能不拆么？”贾老师喃喃自语着，“我住惯了这里啊。”

“您就签字吧，相信党相信政府，不会亏待您老的。您看，今年又给您加了退休工资了吧。现在日子正是好时候，不要扭着过，搬到有阳光的大房子住多好啊！”

拆迁就是一大忽悠。我见证他们签字时，还专门写了个《贾老师拆迁记》新闻报道，浓墨重彩地表扬贾老师舍小家顾大局的高风亮节。后来怎么安置的，我就知道了。

“没安置成。第二天大早，贾老太太顺东西摔了一跤，住院好长时间，没撞下去，人也没了，安置房也省了。”老杨同志兴致不高地说起那段往事，“唉，对不住老人啊。”

还有这么一回事啊，人生真是感慨和奇怪。

“不过，这其中还有个故事，是贾老太太与赵老头子的，你听不听？”老杨同志忽然想起什么来，觉得可以说。

那日，赵老头子一如往常来到贾家花园小柴房，问早。今天来得有点迟，日上三竿了。没人应。还有点乱糟糟的，四处在忙拆迁，破垣断壁随处可见。

“唉，这事……”赵老头子要门口大声说，“开门哉，实在不行，搬到我那住，院子大，阳光好。”

“都一把岁数了，怕什么，谁说说去，我们自己过我们的好日子。”赵老头子有点发火了，当年就是沉香要明媒正娶一再错过好时机。他也怪自己当年顾虑太多，没下大的决心，瞻前顾后的。要是当年带着沉香一起走，就好了，再多受罪也比这强。

“别喊了，老爷子，贾老师刚刚给救护车送走了，好像是摔了一跤。”路人过来忍不住说。

“什么？”赵老头子一听急了，连忙往医院赶。

百十岁的老人了，哪能吃得消，再铁打的身体也有上锈的时候。民政上安排服侍老红军的看护工，见状也慌了，“老爷子，您可别急，您自己当心，慢点、慢点……”

这下倒好，赵老头子一路急着赶到人民医院，才上电梯的当口，突然倒了下去。脑溢血。赶紧住进3楼重症病房。

有一个星期的功夫，赵老头子终于苏醒了过来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沉香、沉香，我要看沉香！”

护士们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连忙上报。看护工知道一点点，可是也作不了主。贾沉香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，住在14楼，不能动。

两个老的说要见下面。

医院没有这个先例。

怎么办？！

“必须、立刻、马上……”赵老头子一分一秒也不愿呆在重症病房，差点就要自己拔针拔线。

医院紧急研究，也请示有关部门与领导，特事特办一下。

从14楼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将贾老太太移到3楼来。

两张病床紧挨着、紧挨着，俩老的手紧握着、紧握着。

时间定格。

刹那百年。

玉带河、胭脂山、沉香阁……